

[illegible]

曹禺●著

北京人

三

幕

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北京

中国现代名剧丛书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馆 龙须沟/老舍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
重印

(中国现代名剧丛书)

ISBN 7-02-001857-2

I. 茶… II. 老…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现代-选集
②老舍-剧本-选集 IV. I2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507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0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1—50000

定价 7.50 元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王 勃

人 物

曾 皓——在北平落户的旧世家的老太爷，年六十三。

曾文清——他的长子，三十六。

曾思懿——他的长媳，三十八九。

曾文彩——他的女儿，三十三岁。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个老留学生，三十七八。

曾 霆——他的孙子，文清与思懿的儿子，十七岁。

曾瑞贞——他的孙媳，霆儿的媳妇，十八岁。

愨 方——他的姨侄女，三十上下。

陈奶妈——哺养曾文清的奶妈，年六十上下。

小柱儿——陈的孙儿，年十五。

张 顺——曾家的仆人。

袁任敢——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年三十八。

袁 圆——袁的独女，十六整。

“北京人”——在袁任敢学术察勘队里一个修理卡车的巨人。

警 察

寿木商人 甲、乙、丙、丁。

地 点

第一幕 中秋节。在北平曾家小花厅里。

第二幕 当夜十一点的光景，曾宅小花厅里。

第三幕 离第一幕约有一月，某一天，深夜三点钟，曾宅小花厅里。

第 一 幕

中秋节，将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旧宅的小花厅里，一切都还是静幽幽的，屋内悄无一人，只听见靠右墙长条案上一架方棱棱的古老苏钟迟缓低郁地迈着他“嘀嗒嘀嗒”的衰弱的步子，屋外，主人蓄养的白鸽成群地在云霄里盘旋，时而随着秋风吹下一片冷冷的鸽哨响，异常嘹亮悦耳，这银笛一般的天上音乐使久羁在暗屋里的病人也不禁抬起头来望望：从后面大花厅一排明净的敞窗望过去，正有三两朵白云悠然浮过蔚蓝的天空。

这间小花厅是上房大客厅和前后院朝东的厢房交聚的所在，屋内一共有四个出入的门路。屋右一门通大奶奶的卧室，门前悬挂一张精细无比的翠绿纱帘，屋左一门通入姑奶奶——曾文彩，嫁与留过洋的江泰先生的——睡房，门前没有挂着什么，门框较小，也比较肮脏，似乎里面的屋子也不甚讲究。小花厅的后墙几乎完全为一排狭长的纸糊的隔扇和壁橱似的小书斋占满。这排纸糊的隔扇，就是上房的侧门，占有小花厅后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门槛离地约有一人，踏下一步石台阶，便迈入门内的大客厅里。天色好，这几扇狭长的纸糊隔扇也完全推开，可以望见上房的气象果然轩豁宽畅，正是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门第。里面大客厅的门窗都开在右面，向前院的门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绿荫荫的枣树藤萝和白杨。此时耀目的阳光通过客厅里（即大

客厅) 一系列明亮的窗子，洒满了一地，又返射上去，屋内阴影浮沉，如在水中，连暗淡失色的梁柱上的金粉以及天花板上脱落的藻饰也在这阳光的返照里熠熠发着光彩。相形之下，接近观众眼目的小花厅确有些昏暗。每到“秋老虎”的天气，屋主人便将这大半壁通大客厅的门扇整个掩闭，只容左右后壁小书斋内一扇圆月形的纱窗漏进一些光亮，这半暗的小花厅便显得荫凉可喜。屋里老主人平日不十分喜欢离开后院的寝室的，但有时也不免到此地来养息。这小书斋居然也有个名儿，门额上主人用篆书题了“养心斋”三个大字的横匾。其实它只是小花厅的壁橱，占了小花厅后壁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至多可以算作小花厅的耳室。书斋里正面一窗，可以望见后院老槐树的树枝，左面一门(几乎是看不见的)正通后面的庭院和曾老太爷的寝室。这耳室里沿墙是一列书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籍，窗前有主人心爱的楠木书案，紫檀八仙凳子，案上放着笔墨画砚，磁器古董，都是极其古雅而精致。这一代的主人们有时在这里作画吟诗，有时在这里读经清谈，有时在这里卜卜课，无味了就打瞌睡。

讲起来这小花厅原是昔日一个谈机密话的地方。当着曾家家运旺盛的时代，宾客盈门，敬德公，这位起家立业的祖先，创下了一条规矩：体己的亲友们都照例请到此地来坐候，待到他朝中归来，或者请人养心斋来密谈，或者由养心斋绕到后院的签押房里来长叙，以别于在大客厅候事的后生们。那时这已经鬓发斑白的老翁还年青，正是翩翩贵胄，意气轩昂，每日逐花问柳，养雀听歌，过着公子哥儿的太平年月。

如今过了几十年了，这间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孙们聚谈

的所在。因为一则家世的光辉和祖宗的遗爱都仿佛集中在这块地方，不肖的子孙纵不能再像往日敬德公那样光大门第，而缅怀已逝的繁华，对于这间笑谈坐息过王公大人的地方，也不免徘徊低首，不忍遽去。再则统管家务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孙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边隔壁，吩咐和商量一切自然离不开这个地方。加以这间房屋四通八达，盖得十分讲究。我们现在还看得出栋梁上往日金碧辉煌的痕迹。所以至今虽然家道衰微，以至于连大客厅和西厢房都不得已让租与一个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但这一面的房屋再也不肯轻易让外人居用。这是曾家最后的一座堡垒。纵然花园的草木早已荒芜，屋内的柱梁亦有些褪色，墙壁的灰砌也大半剥蚀，但即便处处都像这样显出奄奄一息的样子，而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勉强挣扎、抵御的。

其实暮一看这间屋子决不露一点寒伦模样。我们说过那沉重的苏钟就装璜得十分堂皇，钟后那扇八角形的玻璃窗也打磨得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屋与屋之间也有玻璃窗），里面深掩着杏色的幔子，——大奶奶的脾气素来不肯让人看见她在房里做些什么——仿佛锁藏着无限的隐秘。钟前横放一架金锦包裹的玉如意，祖传下来为子孙下定的东西。两旁摆列着盆景兰草和一对二十年前作为大奶奶陪嫁的宝石红的古瓶。条案前立一张红木方桌，有些旧损，上面铺着紫线毯，开饭时便抬出来当作饭桌。现在放着一大盘冰糖葫芦，有山楂红的，紫葡萄的，生荸荠的，胡桃仁的，山药豆的，黑枣的，梨片的，大红橘子瓣的，那鲜艳的颜色使人看着几乎忍不住流下涎水。靠方桌有两三把椅子和一只矮凳，擦得都很洁净。左墙边上倚一张半月形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门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几只绿绢包好的鼻

烟壶，两本古书。当中一只透明的玻璃缸，有金鱼在水藻里悠然游漾。桌前有两三把小沙发，和一个矮几，大约是留学生江泰出的主意，摆的较为别致。这面墙上悬挂一张董其昌的行书条幅，装裱颇古。近养心斋的墙角处悬一张素锦套着的七弦琴，橙黄的丝穗重重的垂下来。后面在养心斋与通大客厅的隔扇之间空着一块白墙，一幅淡远秀劲的墨竹挂在那儿，这看来似乎装裱得不久。在这幅竹子的右边立一个五尺高的乌木雕龙灯座，龙嘴衔一个四方的纱灯，灯纱是深蓝色的，画着彩色的花鸟。左边放一个白底蓝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里面斜插了十几轴画。缸边放两张方凳，凳上正搁着一只皮箱虚掩着箱盖。

屋内静悄悄的，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仿佛有一个人很吃力地缓缓推着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磷磷不平的石铺的狭道上一直是单调地“孜孜，孜孜”地呻嘶着。这郁塞的轮轴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中间偶尔夹杂了挑担子的剃头师傅打着“唤头”（一种熟铁做成巨镊似的东西，以一巨钉自镊隙中打出，便发出“cang儿、cang儿”的金属音）如同巨蜂鸣唱一般嗡嗡的声音。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吼哈哈”地吼叫，冲破了单调的沉闷。

屋内悄然无人，淡琥珀色的宫瓷盆内蓄养着素心兰，静静散发着幽香，微风吹来，窗外也送进来桂花甜沁沁的气息。

[半晌。]

[远远自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进来曾大奶奶和张顺，他们匆匆穿过大花厅，踱入眼前这间屋子。张顺，一个三

十上下的北平仆人，恭谨而又有些焦灼地随在后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个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熏陶出来的女人。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心里却藏着刀，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头上总嚷着“谦忍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思量着“不能栽了跟头”。一向是猜忌多疑的，还偏偏误认是自己感觉的敏锐：任何一段谈话她都像听得出是恶意的攻讦，背后一定含有阴谋，计算。成天战战兢兢，好在自己造想的权诈诡秘的空气中勾心斗角。言辞间尽性矫揉造作，显露她那种谦和，孝顺，仁爱……种种一个贤良妇人应有的美德，藉此想在曾家亲友中博得一个贤惠的名声，但这些亲友们没有一个不暗暗憎厌她，狡诈的狐狸时常要露出令人齿冷的尾巴的。她绝不仁孝(她恨极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爷)，还夸口是稀见的儿妇，贪财若命，却好说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简直成了癖性，而偏爱赞美自己的口德，几乎是虐待眼前的儿媳，但总在人前叹惜自己待人过于厚道。有人说她阴狠，又有人说她不然。骂她阴狠的，是恨她笑里藏刀，胸怀不知多么褊狭诡秘；看她不然的，是谅她胆小如鼠，怕贼，怕穷，怕死，怕一切的恶人和小小的灾难，因为瞥见墙边一棵弱草，她不知哪里来的怨毒，定要狠狠踩绝了根苗，而遇着了那能蜇噬人的蜂蛇，就立刻暗避道旁，称赞自己的涵养。总之，她自认是聪明人，能干人，利害人，有抱负的人；只可惜错嫁在一个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为什么偏偏生成是一个妇道。她身材不高，眼睛微微有

点斜。宽前额，高鼻梁，厚厚的嘴唇，牙齿向前暴突，两条乌黑的细眉像刀斩一般地涂得又齐又狠。说话时，极好暗窥看对方的神色，举止言谈都非常机警。她不到四十岁的模样，身体已经发胖，脸上仿佛有些浮肿。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碎花旗袍，金绣缎鞋，腋下系着一串亮闪闪的钥匙，手里拿着帐单，眉宇间是恼怒的。

张 顺 (赔着笑脸)您瞅怎么办好，大奶奶？

曾思懿 (嘴唇一努)你叫他们在门房里等着去吧。

张 顺 可是他们说这帐现在要付——

曾思懿 现在没有。

张 顺 他们说，(颇难为情地)他们说——

曾思懿 (眉头一皱)说什么？

张 顺 他们说漆棺材的时候，老太爷挑那个，选这个，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现在福建漆也漆上了，寿材也进来了，(赔笑)跟大奶奶要钱，钱就——

曾思懿 (狡黠地笑出声来)你叫他们跟老太爷要去呀，你告诉他们，棺材并不是大奶奶睡的。他们要等不及，请他们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摆在家里，我还嫌晦气呢。

张 顺 (老老实实)我看借给他们点吧，大八月节的，那棺材漆都漆了，大奶奶。

曾思懿 (翻了脸)油漆店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这么帮着这些要帐的混帐东西说话。

张 顺 (笑脸，解释)不是，大奶奶，您瞅啊——

[陈奶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颤颤巍巍地走进来，她是曾家多年的用人，大奶奶的丈夫就吃她的乳水哺养大的。四十年前她就进了曾家的门，在曾家全盛的时代，她是死去老太太得力的女

仆。她来自田间，心直口快，待曾家的子女有如自己的骨肉。最近因自己的儿子屡次接她回乡，她才回家小住，但不久她又念记她主人家的子女，时常带些土礼回来探望。这一次又带着自己的孙儿刚刚由乡下来拜节，虽然步伐已经欠稳，头发已经斑白，但面色却白里透红，说话声音也十分响亮，都显出她仍然是很健壮。耳微聋，脸上常浮泛着欢愉的笑容。

她的家里如今倒是十分地好过。她心地慈祥，口里唠叨，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话就说，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外面套了青织贡呢的坎肩，黑裤子，黑老布鞋。灰白的小髻上斜插一朵小小的红花。

张 顺 （惊讶）哟，陈奶奶，您来了。

陈奶奶 （急急忙忙，探探身算是行了礼）大奶奶，真是的，要节帐也有这么要的，做买卖人也许这么要帐的！（回头气呼呼地）张顺，你出去让他们滚蛋！我可没见过，大奶奶。（气得还在喘）

曾思懿 （打起一脸笑容）您什么时候来的，陈奶奶？

张 顺 （抱歉的口气）怎么啦，陈奶奶？

陈奶奶 （指着）你让他们给我滚蛋！（回头对大奶奶半笑半怒的神色）我真没有见过，可把我气着了。大奶奶，你看看可有堵着门要帐的吗？（转身对张顺又怒冲冲地）你告诉他们，这是曾家大公馆。要是老太太在，这么没规没矩，送个名片就把他们押起来。别说这几个大钱，就是整千整万的银子，连我这穷老婆子都经过手，（气愤）真，他们敢堵着门口不让我进来。

曾思懿 （听出头绪，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讨她的欢喜，对着张

顺)是啊,哪个敢这么大胆,连我们陈大奶妈都不认得?

陈奶妈 (笑逐颜开)不是这么说,大奶奶,他们认得我不认得我不关紧,他们不认识这门口,真叫人生气,这门口我刚来的时候,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对张顺)就你爷爷老张才,一年到头单这大小官的门包钱,就够买地,娶媳妇,生儿子,添孙子,(笑指着)冒出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张 顺 (遇见了爷爷辈的,这般以老卖老的同事,只好顺嘴胡溜,嘻嘻地)是啊,是啊,陈奶妈。

曾思懿 坐吧,陈奶妈。

陈奶妈 哼,谁认得这一群琉璃球,嘎杂子?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还在当少爷呢,(一比)大爷才这么点大,那时候——

曾思懿 (推她坐,一面劝着)坐下吧,别生气啦,陈奶妈,究竟怎么啦。

陈奶妈 哼,一到过八月节——

曾思懿 陈奶妈,他们到底对您老人家怎么啦?

陈奶妈 (听不清楚)啊?

张 顺 她耳朵聋,没听见。大奶奶,您别理她,理她没完。

陈奶妈 你说什么?

张 顺 (大声)大奶奶问您那要帐的究竟怎么欺负您老人家啦?

陈奶妈 (听明白,立刻从衣袋取出一些白帐单)您瞅,他们拦着门口就把这些单子塞在我手里,非叫我拿进来不可。

曾思懿 (拿在手里)哦,这个! .

陈奶妈 (敲着手心)您瞧,这些东西哪是个东西呀!

曾思懿 (正在翻阅那帐单)哼,裱画铺也有帐了。张顺,你告诉大树斋的伙计们,说大爷不在家。

陈奶妈 啊，怎么，清少爷！

曾思懿 (拿出钱来)叫他先拿二十块钱去，你可少扣人家底子钱！等大爷回来，看看这一节字画是不是裱了那么多，再给他算清。

张 顺 可是那裁缝铺的，果子局的，还有那油漆棺材的——

曾思懿 (不耐烦)回头说，回头说，等会见了老太爷再说吧。

张 顺 (指左面的门低声)大奶奶，这边姑老爷又闹了一早上啦，说他那屋过土墙要塌了，问还收拾不收拾？

曾思懿 (沉下脸)你跟姑老爷说，不是不收拾，是收拾不起。请他老人家将就点住，老太爷正打算着卖房子呢。

张 顺 (不识相)大奶奶，下房也漏雨，昨天晚上——

曾思懿 (冷冷地)对不起，我没有钱，一会儿，我跟老太爷讲，特为给您盖所洋楼住。

[张顺正在狼狈不堪，进退两难时，外面有——

[人声：张爷！张爷！

张 顺 来了——

[张顺由通大花厅的门下。

曾思懿 (转脸亲热非常)陈奶妈，您这一路上走累了，没有热着吧？

陈奶妈 (失望而又不甘心相信的神气)真格的，大奶奶，我的清少爷不在家——

曾思懿 别着急，您的清少爷(指右门)在屋里还没起来，他就要出来给他奶妈拜节呢。

陈奶妈 (笑呵呵)大奶奶，你别说笑话了，就说是奶妈，也奴是奴主是主，哪有叫快四十，都有儿媳妇的老爷给我——

曾思懿 (喜欢这样做作)那么奶妈让我先给您拜吧！

陈奶妈 (慌忙立起拉住)得，得，别折死我了，您大奶奶都是做

婆婆的人，喂，哪——（二人略略争让一会，大奶奶自然不想真拜，于是——）

曾思懿 （一笑结束）喂，真是的。

陈奶妈 （十分高兴）是呀，我刚才听了一愣，心想进城走这么远的路就为的是——

曾思懿 （插嘴）看清少爷。

陈奶妈 （被人道中来意，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您啊，真机灵，咳，我也是想看您大奶奶，大小姐，老太爷，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您想这一大家子的人，我没看见就走——

曾思懿 怎么？

陈奶妈 我晚上就回去，我跟我儿媳妇说好的——

曾思懿 那怎么成，好容易大老远的从乡下来到北平城里一趟，哪能不住就走？

陈奶妈 （又自负又伤感）咳，四十年我都在这所房子里过了！儿子娶媳妇，我都没回去。您看，哪儿是我的家呀。大奶奶，我叫我的小孙子给您捎了点乡下玩意儿。

曾思懿 真是，陈奶妈那么客气干什么？

陈奶妈 （诚挚地）喏，一点东西。（一面走向那大客厅，一面笑着说）要不是我脸皮厚，这点东西早就——（遍找不见）小柱儿，小柱儿，这孩子一眨巴眼，又不知疯到哪儿去了。小柱儿！小柱儿！（喊着，喊着就走出大客厅到前院子里找去了）

〔天上鸽群的竹哨响，恬适而安闲。〕

〔远远在墙外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那是一对小酒盅似的黄晶晶的铜器，掣在掌中，可互击作响——丁铃有声，清圆而浏亮，那声节是：“叮嘹，叮嘹，叮叮嘹，